

Vladimir

Nabokov



纳博科夫传

俄罗斯时期（上）

【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 著
刘佳林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纳博科夫传

俄罗斯时期（上）

【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 著
刘佳林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Brian Boyd

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

Copyright © 1990 by Brian Boy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8-07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新西兰)博伊德著;
刘佳林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7-5633-8336-8

I. 纳… II. ①博…②刘… III. 纳博科夫, V. (1899 ~
1977) - 传记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3926号

丛书策划:魏东 责任编辑:魏东
装帧设计:范昊如 总 监 制:郑纳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24.5 字数:600千字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66.00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插图说明

(页 210 与页 211 之间)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纳博科夫

玛丽娅·费迪南多芙娜·纳博科夫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卢卡维希尼科夫

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卢卡维希尼科夫

在维拉举行的宴会,可能是叶莉娜·卢卡维希尼科夫和符·德·纳博科夫的订
婚仪式,1897

骑自行车的纳博科夫父母

维拉,纳博科夫家的夏日住所,靠近圣彼得堡

罗日捷斯特维诺庄园,纳博科夫舅舅瓦西里·卢卡维希尼科夫的夏日住所,
1916年由纳博科夫继承

纳博科夫彼得堡的家、摩斯卡娅(现赫尔岑)大街47号1901年改建蓝图
改建后的摩斯卡娅

符拉基米尔,1901年夏

符拉基米尔与父亲,1906

符拉基米尔、弟弟谢尔盖与塞西尔·米奥东(“O小姐”),1907

符拉基米尔与母亲及舅舅瓦西里·卢卡维希尼科夫(“卢卡舅舅”),1907

符拉基米尔与蝴蝶书,1907

纳博科夫一家,符·德·纳博科夫狱中获释后与家人团聚,1908

谢尔盖与符拉基米尔在巴托沃,1909

符拉基米尔,1916

纳博科夫的第一本著作《诗集》，1916，灵感源于柳夏·舒尔金，其时他离中学毕业还有一年半

瓦伦季娅(柳夏)·舒尔金

纳博科夫的表兄、童年密友尤里·劳施·冯·特劳本伯格男爵

叶娃·卢布尔金斯卡，1917—1920年间纳博科夫的浪漫伴侣

纳博科夫家的五个孩子，雅尔塔，1918

(页560与页561之间)

纳博科夫在剑桥，1920

纳博科夫与剑桥室友米哈依尔·卡拉什尼科夫在剑河的平底船上，1920或1921

纳博科夫在瑞士，1921

纳博科夫与未婚妻斯薇特兰娜·西沃特及其姐姐塔吉亚娜，1921或1922

符·德·纳博科夫在《舵》报编辑部写字台旁

纳博科夫在未婚妻斯薇特兰娜·西沃特家，靠近柏林，1922

纳博科夫在法国南部做农场工人，1923

薇拉·纳博科夫，1920年代中期

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26

纳博科夫与他的学生亚历山大·萨克在扮演小丑，康斯坦茨，1925

符拉基米尔、薇拉·纳博科夫与朋友，宾兹，1927

尤里·艾亨瓦尔德

纳博科夫在创作《防守》，勒布卢，1929

手拿捕虫网的纳博科夫，勒布卢，1929

叶莉娜·纳博科夫，1931

伊利亚·丰达明斯基

守门员纳博科夫与队友，柏林，1932

《暗箱》，1933

《暗箱》，1936，纳博科夫第一部译成英语的小说

纳博科夫修改的两页威尼弗雷德·罗伊译文，小说更名为《黑暗中的笑声》

《斩首之邀》手稿，1934

1933年柏林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伊万·蒲宁举行的庆祝会,1933
纳博科夫,柏林,1934年夏
纳博科夫、薇拉与儿子德米特里,柏林,1935年夏
纳博科夫与德米特里,柏林的沙坑,1936
纳博科夫在写字台旁,1936
符拉基斯拉夫·霍达谢维奇
纳博科夫与《新法兰西评论》子刊《测量》编辑部成员,巴黎,1937
伊丽娜·瓜达尼尼
纳博科夫与家人在戛纳海滩,1937
纳博科夫与德米特里,芒通的埃斯佩里德公寓,1938
纳博科夫,1938
薇拉·纳博科夫,1939

日期说明

在1919年5月抵达伦敦之前,纳博科夫家用的是旧式俄历。因此,在第一部分,日期通常以旧历(儒略历)和新历(格列高利历)两种形式出现。在19世纪的日历中,俄国日期比西方迟12天,20世纪(直到列宁1918年废止旧历以前)则迟13天。

中文版序

1982年起,我开始偷偷地研究纳博科夫在俄罗斯的生活,1990年我第一次访问了这片国土。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苏联经历了剧烈的变革,1986年起,纳博科夫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出版。1990年夏,俄罗斯第一次纳博科夫讨论会在莫斯科召开,年底我应邀再次去了这个国家。那里的纳博科夫学者迫切想翻译出版我的纳博科夫传,并请我为俄文本作序,我欣然应允,并跟他们谈到俄罗斯充满讽刺意味的历史,谈到纳博科夫本人的看法,他说未来某一天,他的声名将会在俄罗斯得到恢复。但当时俄罗斯的经济很糟糕,许多希望出版本传记的出版社纷纷倒闭。我的序言1992年就写好,1999年只得附言更新,2000年又再次附言解释,直到2001年,《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才终于出版。我知道,这样的拖延不会在中国发生。

像纳博科夫一样,我从未去过中国,不过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久能得到改变。在讲授英国文学课程时,我会在导论部分夹带一些关于托尔斯泰和李白的介绍。纳博科夫关心他在俄国读者心中的地位,但对中国却考虑不多,只是在《天资》中,他让康斯坦丁·戈杜诺夫-车尔登采夫在天山、南山、戈壁、长江上游、拉萨、阿尔金山和塔克拉玛干地区做过蝴蝶科考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纳博科夫的一些作品曾在俄国流亡者的中心之一哈尔滨出版。西蒙·卡林斯基是第一个发表研究《天资》著述的美国学者,也是纳博科夫书信的第一个编辑人,他就是在哈尔滨长大的。30年代时卡林斯基还是一个小男孩,但已经爱上纳博科夫的小说。1919年以后,纳博科夫再也没有踏上俄国的土地,不过在想象中,他最后一部完成了的小说《瞧,这些小丑!》的主人公瓦季姆·瓦季米奇却回去了,那是纳博科夫本人的扭曲镜

像。为了能再现那个已经半个多世纪不见的俄国，纳博科夫请卡林斯基谈谈他1970年代初第一次去圣彼得堡时的印象，并把卡林斯基的描述写进了自己的小说。

从1930年代早期开始，纳博科夫对俄国流亡作家产生影响；50年代后期起，他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开始显现；60年代，由于走私和地下出版物的缘故，他的作品在苏联发挥影响力。从我最初为《俄罗斯时期》撰写序言以来，他的影响已经继续扩大到那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J. M. 库切和奥尔罕·帕慕克，以至于最近人们称他为“上帝本人的小说家”。如今，纳博科夫的大多数小说已经译成中文——甚至那部最艰深的小说《阿达》也已在翻译过程中，关于这部小说，我有相当多的论述——我听说，一些中国小说家承认，他们从纳博科夫那里受益很多。

我第一个留意的俄国人也许是赫鲁晓夫，那时我是一个孩子，他是苏联的领袖。他的孙女尼娜·赫鲁晓娃是纽约的国家问题教授，曾写过一本书《想象纳博科夫》，讨论的是纳博科夫对俄国年轻人精神方面的影响以及他为那些试图把握现代性的俄国人提供的榜样与启迪。2007年，赫鲁晓娃应邀去中国就政治宣传问题发表演讲，她发现，听众对她曾写过关于纳博科夫的著作更感兴趣，她告诉我，纳博科夫在“北京和上海享有通俗文化明星一般的地位”，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国的纳博科夫热潮。

我相信，对他作品的热情将会持续下去。我非常敬仰谭盾的音乐，他将20世纪西方的音乐创新与自己祖国的传统融合起来，为古典音乐增添了新的色调。我希望，不久以后，那些能从纳博科夫的小说开拓活动中看到新的可能、能将这些可能与自身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的中国作家将会振奋西方，就像上个世纪那位最富创造性的西方作家如今令中国激动一样。

布赖恩·博伊德

2008年6月于奥克兰大学

目 录

插图说明

日期说明

中文版序..... I

引言..... 1

第一部分 俄罗斯

· 洛 蒂 ·

第一章	自由血统:过去的花样.....	15
第二章	醒来的世界(圣彼得堡,1899 - 1904).....	43
第三章	第一次革命与第一届杜马(圣彼得堡,1904 - 1906).....	63
第四章	蝴蝶(圣彼得堡,1906 - 1910).....	85
第五章	学校(圣彼得堡,1911 - 1914).....	109
第六章	恋人与诗人(彼得格勒,1914 - 1917).....	142
第七章	初尝流亡滋味(克里米亚,1917 - 1919).....	179

第二部分 欧 洲

· 西 林 ·

第八章	成为西林(剑桥,1919 - 1922).....	213
第九章	重组(柏林,1922 - 1923).....	258
第十章	缪斯登场(柏林,1923 - 1925).....	280

第十一章	流亡生活场景(柏林,1925 - 1926)	319
第十二章	异想(柏林,1927 - 1929)	356
第十三章	作家纳博科夫	385
第十四章	《防守》	419
第十五章	反与正(柏林,1929 - 1930)	441
第十六章	明亮的书桌,黑暗的世界(柏林,1930 - 1932)	468
第十七章	远景(柏林,1932 - 1934)	494
第十八章	翻译与转换(柏林,1934 - 1937)	528
第十九章	奔波(法国,1937)	561
第二十章	《天资》	581
第二十一章	穷困(法国,1938 - 1939)	617
第二十二章	寻找出口(法国,1939 - 1940)	645
致谢		671
文献目录		677
索引		708
译后记		766

引言

—

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1899—1977)先后因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 3
大战而背井离乡、漂泊流转,现代历史严重扭曲了他的生活,对于这场变革,
他几乎无法漠视。可是,没有人像他那样顽强地执著于个人的事业,或者
说,没有人比他更坚定地与时代保持着距离。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的父
亲担任第一届临时政府不管部部长,因为反对沙皇,父亲遭遇监禁,并被剥
夺宫廷头衔。在如此混乱的年代,纳博科夫继续写着他的爱情诗,仿佛身边
什么也没有发生。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冲进冬宫的那个夜里,纳博科夫写了一
首诗,并注释说:“写作过程中,我能听到街上传来的尖利的来复枪声和
机枪讨厌的嗒嗒声。”^[1]

他出生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家境相当富有。17岁时,他继承了家
族最宝贵的遗产,那些奢华的庄园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当时的主人是别
兹博罗德科大公——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对外政策主管。但是革命和移民很
快迫使他不得不以写作为生——阅读对象是那些萍漂梗泛、阮囊空空的流
亡者,数量不满百万。20世纪30年代后期,纳博科夫和妻子的生活穷困潦
倒,若没有一些救济机构和像拉奇马尼诺夫等崇拜者的慷慨相助,他们很难

* 读作 Vluh-DEEM-ear Nuh-BOK-off。姓氏的第二个音节发音很像英式发音里的“awkward”,
与该音节的美式发音略有区别。(此类注释为原注,下同,不另标出——译者)

活下去,更谈不上逃离希特勒的魔掌、前往美国了。在美国,他们的生活相对要好一些,但仍然捉襟见肘。直到《洛丽塔》大获成功以后,花甲之年的纳博科夫才重新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从康奈尔大学退休后,他去了欧洲,在瑞士定居。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他可以不受打扰地写作,除了童年的那50个家仆现在换成了穿制服的侍者以外,历史的沧桑陵谷之变似乎并没有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任何痕迹。

纳博科夫个人戏剧的每一幕都是在无法逆料的不同背景下上演的。最初是帝俄的小小一角,那是圣彼得堡独具魅力的地区,革命前的文化给它披上了绮丽的晚霞;从那里驱车两小时,则是一座庄园,一片杉树林,一条河,纳博科夫魂牵梦绕的故园。接着是俄侨阶段,一个“物质贫困,知识丰饶”^[2]的时期,到处是幽闭恐怖症和钩心斗角,还有不可避免的离散。又一个二十年,纳博科夫的美国时期,在那里,他们每逢寒假就得从一个教授家搬到另一个教授家;夏天则是彻底的游牧生活,他们开着汽车,从一家汽车旅馆到另一家汽车旅馆,他寻觅着蝴蝶的栖息地,寻觅着《洛丽塔》等小说的灵感。最后重返欧洲,十五年里,站在蒙特勒皇宫旅馆的高处,他俯视着日内瓦湖上的水鸟。

随着每一幅背景的改变,那些配角也在发生变化。在彼得堡的一个街角,一个小男孩停了下来,他的父亲正在跟老托尔斯泰聊天;在巴黎,一个瘦瘦的俄国作家正在乔伊斯和匈牙利足球队面前朗读自己的法语作品。在流亡欧洲时期,纳博科夫跟移民作家中的朋友和敌人的关系对英语读者来说也许没有多大意义,但对纳博科夫本人却很重要:坚定的卢卡什,温和的艾亨瓦尔德,敏锐严厉的霍达谢维奇,狡猾的阿达莫维奇,善妒的蒲宁。在美国,纳博科夫最亲密的朋友应该是爱德蒙·威尔逊,直到最终恶化为一场越洋的谩骂和争讼。其他朋友包括(按照字母顺序):莫里斯·毕晓普,罗伯特·弗罗斯特,乔吉·吉伦,詹姆斯·劳克林,哈利·列文,玛丽·麦卡锡,约翰·克罗·兰塞姆,梅·萨顿,艾伦·泰特,E. B. 怀特和凯瑟琳·怀特。在最后一幕中,纳博科夫从公共生活中退隐,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仅仅会见一些老朋友、出版商、借瑞士之地利的作家名流、批评家以及一些矢志不渝的拥趸。这段时期最有爆炸性的故事应该是纳博科夫与威尔逊及传记作家

安德鲁·费尔得的不和。

但纳博科夫始终是一个孤独的人,有关他的生平故事应该集中于他那谜一般的个性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其中有三点非常突出。第一,他非同寻常的自信:有谁敢在一部非虚构的作品中这样开头:“我像一个天才一样思考”?[3]第二,他对别人强烈、专注、始终不渝的感情。尽管交友十分有限,但他对父母、妻儿的爱可谓情深意长。第三,他坚定不移的个性主义。他不容许他的鉴赏趣味或坚决的意见受到时代的调和,他讨厌集团、一般化和各种陈规惯习,讨厌独特和独立之外的一切东西。

他对人类的堕落、疯狂、残忍和性反常非常迷恋,他本人确实特立独行,但又是十分“正常”的人:头脑清醒,心智健全,仇恨残忍,虽然年少风流,但对爱情却很忠贞。可是,为什么纳博科夫又能创造像亨伯特、金波特或赫尔曼这样的形象,能够让读者从他们的内心去观望世界呢?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想象无法在虚空中繁育,他从自己的个性中聪明地推知出这一切。 5

因为纳博科夫非常珍视意识的解放力量,所以他感到,有必要弄清人们为何会囚禁于疯狂、迷恋或日常“灵魂孤独的禁闭状态”。[4]这样,他对心理学的兴趣逐渐转变为对意识的哲学思考,这是他全部艺术的着力点。虽然纳博科夫坚持认为,理性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他不相信观点的演绎,对哲理小说也嗤之以鼻,这导致许多读者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文体大师。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思想家——一个认识论者,一个形而上学论者,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美学家。我将描述他的哲学观的发展轨迹,勾勒其最终的形态,并就这些观念之于其艺术创作的影响加以阐发。

为此我必须要对这位作家的欺骗手段做一番解释。阅读纳博科夫,就仿佛坐在一个房间里,却看到外面某种诱人的风景,在阳光中摇曳生姿,它在召唤着我们。一些读者担心,他们只会上当受骗,最终将绊倒在门槛上。其实纳博科夫倒是希望优秀读者能够走出去,仔细玩味外面的世界。但优秀的重读者敢于走得更远,在外面那看似严实的风光中,会发现另有一扇隐秘之门,一扇通往另一个新世界的门。

另一部分挑战是,如何在保证种种不一致性的前提下去梳理纳博科夫

生活中的和谐,他的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和谐。纳博科夫热衷于艺术,热衷于艺术的艺术性,但同时又是一个忘我的博物学家,一个痴迷的昆虫学家,这二者如何统一?纳博科夫对文学、绘画、国际象棋理论及布局充满热情,但又认为音乐不过是“多少有些恼人的声响的随意排列”^[5],这怎么可能?纳博科夫勇敢尚武,但对希特勒等嗤之以鼻。他曾打算自愿参加俄国的国内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只要战区能够让他靠近女朋友或新的蝴蝶品种,这些都说明了什么?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民主,但他为什么从不投票?纳博科夫说,他不懂得什么社会阶级^[6],他不但记得二十年前实验室的那位爱干净的女子,还记得她家的有些麻烦事,可为什么在许多人眼里他又显得非常势利?这些看似矛盾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纳博科夫对命运很感兴趣,在他个人的身世中,每一次大的挫折差不多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为他提供了尽情施展才智的广阔天地。年少的他生活在田园风光中,但在十多岁时,他的诗歌已经开始吟咏失落之痛,与幸福往昔隔绝之苦,以及记忆之慰藉作用。接着是革命,他万万没料到,曾经抒写的那些感情会因此得到强化。少年纳博科夫曾不断沉思、抒发对死亡的感受和彼岸的可能性,后来他23岁的时候,父亲竟被一个右派暗杀者的子弹击中。希特勒入侵法国时,纳博科夫被迫逃亡美国。40岁的时候,他不得不放弃俄语——在他操练有年、表达技巧日臻纯熟、某些方面说来对俄罗斯散文有所丰富发展以后——而开始用英语写作。那种转换是痛苦的,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痛苦,他将永远也不会写出《洛丽塔》,也必然仍旧寂寂无名,只能在俄国流亡者中间赢得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直到下一代人重新发现他。在美国漫长的岁月里,在声誉鹊起之前,纳博科夫不断尝试将自己的俄文小说译成英语,但都没什么用。《洛丽塔》以后,出版商忽然要出版他的全部俄文作品,那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刚好长大成人,能够做父亲的翻译。人们津津有味地阅读着纳博科夫的全部小说,纳博科夫也有机会为每个新译本撰写生气勃勃的序言,有时间仔细审查他作品的法译本。如果没有革命,没有父亲的遇刺,没有希特勒的迫害,如果国际声誉不是这般姗姗来迟,纳博科夫的创作就既不会有强烈的失落感,也不会像现在这般,在俄、英、法三种语言里都那么完美无缺,要知道,这可是他最热爱的三种语言呢。

二

尽管人们经常称赞纳博科夫,说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文体大师,但许多读者仍为他在语言上的处心积虑感到烦恼。在他们看来,纳博科夫的句子过于精雕细刻、关注自身,以至于无法表达真正的感情,甚至说不出什么名堂来。这倒让纳博科夫找到了知音,因为这些读者对他的反应恰恰是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反应。毫无疑问,暴风雨中,一个在荒原上行走的老人绝不会大声喊道:

吹吧,风啊! 胀破了你的脸颊,猛烈地吹吧! 你,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尽管倒泻下来,浸没了我们的尖塔,淹沉了屋顶上的风标吧! 你,思想一样迅速的硫磺的电火,劈碎橡树的巨雷的先驱,烧焦了我的白发的头颅吧! 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了吧!

从托尔斯泰的前提出发,他的看法很正确。莎士比亚的句子表明,他对语言的控制力让人难忘,但这些句子不像是人说出来的话。不过,一千个读者中至少有一个读者会认为,只要托尔斯泰稍稍转变一下那顽固的脑筋,他就会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看到他想看到的全部生活与真理。深思熟虑的文体也许不会表达油然而生的心声,但正因为如此,所以它能表达更多。 7

纳博科夫的童年有许多时光是在乡下庄园度过的,在《说吧,记忆》第一章的结尾,他描绘了邻近的村民如何自发地用俄罗斯仪式答谢父亲的场景。符·德·纳博科夫*帮助村民解决了一些纠纷,或者答应了一些要求,于是就会有五六个人把他抛到空中,然后再接住。在屋里吃午饭的符拉基

* 符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名叫符拉基米尔,是德米特里的儿子)。在本书中,他被称为符·德·纳博科夫;他的儿子,作家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维奇·纳博科夫(名叫符拉基米尔,是符拉基米尔的儿子),则被称为纳博科夫,有时也称为符拉基米尔。

米尔看不到下面的农民，只能看到空中的父亲：

在那些看不见的抛举者洪量的嗨哟声中，父亲会被这样连抛三次，第二次比第一次抛得更高，最后一次则飞得最高，就那样，他斜躺在夏日正午钴蓝色的天空，仿佛永远这般躺着，如同那些天堂中的形象，自由自在地翱翔在教堂的拱顶，衣袂飘飘，下面香烟缭绕，人们手擎蜡烛，朵朵烛光闪烁，牧师反复吟咏祝祷着永恒的安息，灵柩敞着，灯火摇曳，百合花掩映着躺着的那个不论什么人的脸。^[7]

一些读者会仔细玩味这个句子，相信作者就是要描写这一场景。另一些读者会觉得它精妙绝伦，只有击节称叹。而对那些视界开阔的读者来说，我想，他们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对的。

虽然有关教堂景象的描写有些笼统，是对蓝色天穹下景象的进一步补充，但纳博科夫实际上在这里预告了他后来生活中的一个时刻（优秀读者会立即觉察到，而《说吧，记忆》的每位读者也会逐渐明白），那是他俯身看见父亲躺在棺材里的情景。尽管那个起初翱翔天际的形象在慢慢偏离当时的情境，但当句子从仿佛永远躺在天空的形象落到棺材里的死者时，它们之间的过渡极其干净自然，没有任何生拉硬扯、拖泥带水的痕迹。因为即使纳博科夫想到了葬礼，他仍然有意无意之间强调了父亲的永生：“如同那些天堂中的形象，自由自在地翱翔……”但是文体却无法抹去这些事实：尸骸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教堂里，朵朵烛光摇曳闪烁，那是由于年轻的纳博科夫眼里噙满了泪水。

纳博科夫以这样的笔法结束本章，是要向那些村民表示敬意。顺便说一句，在经过六十多年苏维埃的统治之后，那些村民中最年长的一位仍然对纳博科夫的父亲记忆犹新，充满崇敬。符·德·纳博科夫是一个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他死得很英勇。在一次集会上，两名右翼刺客突然闯了进来，他挺身护住他党内的主要政治对手，最后自己却在混乱中遭枪击身亡。纳博科夫的笔锋从描写村民的感激转向父亲的临终仪式，这是要昭示，他父亲